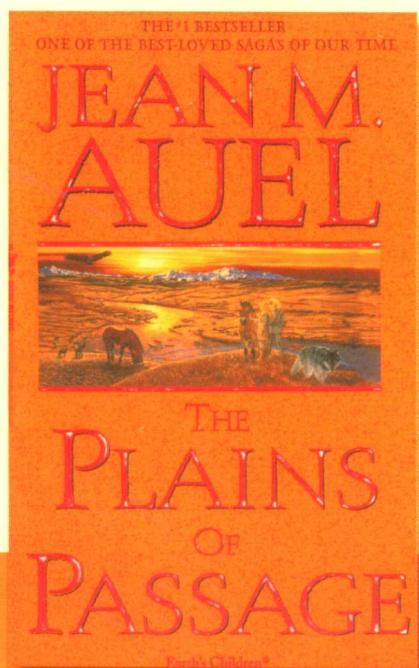


石器时代 · 爱拉传奇系列

[美] 琼·奥尔 著 张帆 译

横越冰川



琼·奥尔旷世巨著，史前三万年，冰河奇女子的爱情与冒险！
离开友善的猛犸猎人火塘，爱拉与乔达拉再度踏上危险未知的旅程。
横跨美丽却变幻莫测的大陆，勇敢探索无法按图索骥的冰川。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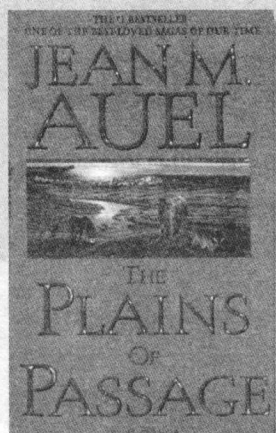
7712.K5
2013/83

P1

横越冰川

THE PLAINS OF PASSAGE

[美] 琼·奥尔 著 张帆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0-06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越冰川 / (美) 奥尔 (Auel, J.M.) 著; 张帆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 (爱拉传奇)
书名原文: The Plains of Passage
ISBN 978-7-5063-6064-7

I. ①横…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548号

TITLE: THE PLAINS OF PASSAGE: JEAN M. AUDEL. Copyright: © 1990 BY JEAN M. AUD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横越冰川

作者: [美] 琼·奥尔

译者: 张帆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苏红雨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430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064-7

定 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在重重雾气中，这个女人隐约瞧见有什么东西在跑动。早些时候有一匹狼一直在他们前面奔跑，她不清楚这是不是同一匹。

她焦虑地皱着眉，看了一眼她的同伴，接着再次透过飞扬的尘土，继续努力搜寻沃夫的踪迹。

“乔达拉！快看！”她指着前方说道。

在她的左边，几座圆锥形帐篷模糊的轮廓在干燥的、卷起沙砾的风中隐约可见。

那头狼正在偷偷地接近一些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从尘土飞扬的空气中那些“动物”渐渐显现出来，手持梭镖，朝他们瞄准。

“爱拉，我想咱们已经到了河边了，但可能想在这儿安营的不止我们。”乔达拉一边拉着缰绳让马停住，一边说道。

她两腿一夹，示意她的马站住。这个轻微的压力几乎是下意识的，以至于她在控制这四匹马时都没意识到。

爱拉听到那只狼的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威胁的嗥叫，随着嗥叫狼的姿势也从防御型变成了进攻型。它准备袭击了！她吹了个口哨，声音如鸟鸣一般，尖厉、独特，但这又和以往人们听到的任何一种鸟鸣都不同。那只狼放弃了偷袭，径直朝马背上的女人奔了过来。

“沃夫，待在那儿别动！”她边打手势边说。马背上的男人和女人慢慢地朝站在他们和帐篷之间的人们走去，那只狼也慢慢跑到了暗黄色母马的旁边。

一阵旋风伴着黄土向他们袭来，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令他们看不太清楚那些手持梭镖的人。爱拉滑下马背，跪在狼的身旁，试图让它平静下来，一只胳膊绕过它的后背，另一只胳膊拦住它的前胸，防止它突然进攻。爱拉感觉到它的喉咙在低沉嗥叫，肌肉也已经紧绷，似乎随时准备跃起。她抬头看着乔达拉。那个高大男人的肩膀和黄发都被薄薄的粉状尘土笼罩，粉尘还将深褐色马儿的皮毛变成了更常见的黄褐色，不过她和威尼也不例外。现在虽然只是初夏，但来自北方辽阔冰川的强风已经令南方的大片草原分外干燥。

她可以感觉到沃夫紧张地靠着自己的手臂。这时一个人跟在持梭镖者的身后走了出来。那人戴着野牛角的面具，穿着画有神秘符号的衣服，正如马穆特在

重大仪式上穿着的那样。

那个马穆特朝他们用力地挥舞着一根大棒，并且大喊道：“走开，恶鬼！离开这儿！”

那些话是用马穆塔语说的。虽然没有十足把握，但爱拉觉得面具背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那个马穆特再次晃动着大棒朝他们冲过来，而爱拉仍旧控制住沃夫。身着奇装异服的人开始一边挥舞棒子唱歌跳舞，一边高高蹦跳起来，迅速逼近他们后又退回去，似乎想要把他们吓退或者赶走。不过他们至少成功地使马儿受了惊吓。

沃夫所表现出的进攻性使爱拉感到惊讶，因为它很少威胁人类。但当她回想起从前观察到的举动时，她一下就明白了。爱拉常在独自练习狩猎时观察狼，所以她知道狼对同伴热情而又忠诚，但同时它们也会把陌生人从领地赶走，而且众所周知，狼为了保护它们心中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惜咬死同类。

是爱拉找到并将狼崽带回到马穆塔地屋，所以对这只狼崽来说，狮营的人就是它的伙伴，其他人则如同陌生的同类。沃夫在很小的时候便会朝那些来访的陌生人嗥叫。现在，在这不属于它的陌生领地，当它初次见到陌生人，尤其是一群手持梭镖、满怀敌意的陌生人时，它本能地摆出了防御的姿态。可为什么这些人要手持梭镖呢？

对那支单调的歌曲，爱拉觉得似曾相识，随后她马上意识到了那是什么。歌词是用一种神圣而古老的语言唱出来的，只有马穆特才能听懂。爱拉之所以不能完全听懂，是因为在她离开之前，马穆特才刚刚开始教她这种语言。虽然这个语调更为动听，但她确信这响亮而重复的歌声里隐藏的信息与早些时候的喊叫基本相同：那些人是在告诫陌生的狼和骑马的人，马上离开这里，回到神的世界。

爱拉为了防止营地的人听懂，便用泽兰达尼语把马穆特的话复述给了乔达拉。

“我早该猜到。他们当然得认为咱们是神灵了！他们用梭镖威胁我们是因为惧怕我们。爱拉，咱们在路上每次遇到人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咱们已经习惯于和动物一起行动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仅都把它们当做食物和衣服，从未想过马和狼可以被驯服。”乔达拉说道。

“在夏季大会上，马穆塔人一开始也很不安。之后他们花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接受让马和狼待在身边，并且最终习惯了这一切。”爱拉说道。

“当我第一次在你的山谷里的山洞中睁开双眼，看见你帮助威尼生下雷瑟时，我以为我已经被狮子杀死了，置身于神灵的世界里，”乔达拉说，“也许我也应该下马，让他们看看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同雷瑟合体的某种人马神灵。”

乔达拉下了马，但仍然握着缰绳。那个马穆特挥舞着大棒，大声歌唱并越靠

越近，雷瑟摆动脑袋，试图避开他。威尼站在那个跪着的妇女身后，低头蹭着她。爱拉竟不用绳子，她完全靠腿部的压力和身体的动作命令着马。

那巫师听见了几句神灵们所说的奇特的语言，又看到乔达拉从马背上下来，便唱得更起劲儿了。她乞求神灵们离开，允诺要为他们举行敬神仪式，并试图用礼物来安抚他们。

“我想你应该告诉他们咱们的身份，”爱拉说，“那个马穆特好像十分不安。”

雷瑟受惊了，不停地往后退，乔达拉把缰绳握得更紧了。那个手持大棒不停大喊的马穆特把它吓得不轻。威尼平时的脾气比自己易激动的孩子要好得多，但现在就连威尼也随时准备逃开。

那个马穆特停下来喘气的时候，乔达拉喊道：“我们不是神灵，只是来访者和旅行者，而她，”他指向爱拉，“是马穆塔人。她属于猛犸火塘。”

那个马穆特停止了叫喊和跳舞，满脸疑惑地目瞪口呆，然后仔细审视起他们来，并仍不时舞动着大棒。他们猜想也许这是神灵在玩弄诡计，不过，至少他们被迫用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说话了。终于，那个马穆特开口了：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在欺骗我们？你说她属于猛犸火塘，可她的标记在哪里？我们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到文身。”

爱拉开口了：“他只是说我属于猛犸火塘，但并没有说我是个马穆特。我离开之前接受了狮营的老马穆特的训练，可我还没来得及接受完整的训练。”

那个马穆特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说道：“这个人，”她朝乔达拉点点头，“正如他所说的，是个来访者。虽然他说话流利，但语调有些奇怪。你说你是个马穆塔人，但你的说话方式并不像马穆塔人。”

乔达拉屏息静待。爱拉说话时有几个音她总是说不准，这确实有些不寻常。但她说这几个音的方式十分独特，总能以不令人讨厌的方式清楚表达自己。乔达拉很喜欢这一点，但这样很容易引人侧目。其实爱拉古怪的音调不仅仅是一种音调，而是一种语言，只不过人们从未听过，才觉得稀奇得很。那些收留并抚养了爱拉的人们所说的正是这种语言，而爱拉说话的口音便来自那生涩低沉的语言。

虽然沃夫已经暂时停止了嗥叫，爱拉还是拦着它并说道：“我被猛犸火塘的马穆特亲自收养，但我并不是马穆塔人生的。”

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在窃窃私语。那个马穆特又私下里同先前的那对男女谈话。

看来那个马穆特决定直截了当处理此事。她问道：“如果你们不是来自于神灵世界，那你们是如何驯服那头狼的呢？那两匹马又为何能让你们骑在背上？”

爱拉回答说：“其实这并不难做到，只要你在它们很小的时候就抚养它们。”

“你说起来挺容易，但实际做起来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吧。”这个女子愚弄不了马穆特，毕竟她也是属于猛犸火塘。

乔达拉试图解释道：“我亲眼看到她把小狼崽带回地屋。它当时太小了，都还没有断奶，还需要悉心照料，我以为它肯定会死，可是她每天半夜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它，用碎肉和肉汤喂它。它最终活了下来并且开始茁壮成长，大家都很惊讶。不仅如此，后来，她开始教它服从命令——不能在地屋里拉屎撒尿；无论孩子们对它做什么都不能反咬抵御。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一头狼能学会这么多。你说得对，不仅仅是从小开始养育这么简单，还得像她那样对狼崽视如己出才行。对那只动物来说，她就是它的妈妈。那就是它听她话的原因。”

站在巫师身旁的男人一直瞅着那匹精神抖擞的公马和控制着公马的高大男人。他问道：

“那马又是怎么回事儿？”

“马也是同样的，你们要在它们很小的时候就和它们在一起，并悉心照料它们，这样就可以令马儿驯服。它们终将学会听从你的命令，不过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人们早已放下了梭镖。他们放下了原先的敌意，听得兴致勃勃。

这时，营里的那个女人开口了：“我不了解如何才能成为野兽的母亲，可是我确实知道猛犸火塘不会收留陌生人，也不会让他们成为马穆塔。因为这个火塘不是一般的火塘，只收留圣母侍者。我有亲戚在狮营里。马穆特非常老，也许是这世间最老的人了。他为什么会收养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另外，我想鲁蒂也不会答应的。你说的话很难让人相信，而且我也找不到必须相信你的理由。”

爱拉发现这个女人的讲话方式有些模棱两可，更确切地说，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些微妙的动作：肩部背部十分僵硬，并不安地蹙着眉。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令人讨厌的东西。这时，爱拉意识到那是一个谎言而不是口误——她的问话设了陷阱。爱拉通过自己独特的背景轻松地识破了这个诡计。

那些把爱拉抚养成人的人们，即人称扁头、自称家族人的人，虽然最初并不会使用语言，但却会使用一种更加深沉和准确的方式交流。因为他们的发音能力有限，所以几乎没人相信他们会使用语言。他们为此经常被诬蔑为劣等种族或是不会讲话的野兽。但事实上，他们使用的身体语言并不比有声语言简单。

正如爱拉不能发出泽兰达尼语和马穆塔语中的某些声音一样，乔达拉始终也难以学会家族人的口头语言，尽管家族人的口头语言少之又少。这些语言表达是由特殊的发音组成，通常表示强调，或者是人和事物的名称。而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则是通过姿态、姿势和面部表情表现。这样，这种语言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扩展，正如同语调和变音对于发音语言一样。然而，想要通过这种比较明显的交流方式表达不真实的东西，而又不让体态表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无法说谎。

爱拉在学习用手势“说话”时，就已领悟了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微妙含

义。这对于完全领会身体语言是十分必要的。当她从乔达拉那里重新学习用声音说话、并且能够熟练地使用马穆塔语时，她发现自己能够领悟那些用语言说话的人们的表情动作含义，尽管他们常常是无意识的。

她发觉自己正在了解某些语言之外的东西。最初这让她迷惑和不安，因为人们说出的话和他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并不总是吻合的，而她对谎言一无所知。对她来说，掩饰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说话。

后来，她才渐渐意识到某些小小的谎言常常是出于一种礼貌。然而，直到她了解了什么是幽默——通常表现为在说某件事时实际表达的是另一种意思——她才突然领会了口头语言的本质，才真正开始了解那些说话的人们。从此，识别无意识信号的能力让她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很快就能快速洞察人们说话时的真正意图，这是她无与伦比的优势。除非自己一时疏忽，否则她绝不会说谎，可她对别人是否在说谎是一清二楚的。

“我在狮营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叫鲁蒂的人。”爱拉直截了当，“图丽是女首领，男首领是她的兄弟塔鲁特。”

看到女人微微点头，爱拉继续说道：“我知道常有人发誓效忠猛犸火塘，却从不知猛犸火塘也能作为收养的一方。最早是塔鲁特和妮兹邀请我加入他们，塔鲁特甚至还扩大了地屋，给马儿们做了一个特殊的马房来度过严冬。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老马穆特，在仪式上他收养了我并说我属于猛犸火塘，注定要为猛犸火塘效力。”

“如果你是带着那两匹马去狮营的，马穆特会那么说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男人说。

女人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又和他耳语了一会儿。三个人交头接耳一阵之后，男人认为这些陌生人应该就是人类，而不是狡猾的精灵。就算他们是精灵，应该也不是邪恶的一族。但他也不完全相信他们所说的，因为那个高大男人对动物们奇特行为的解释实在太简单，就算这样，他还是对那些马和狼非常好奇。而那个女人始终确信这件事远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简单。她不信任他们，因而不想同他们有任何牵连。

只有当他们老实交代这些野兽为何行为奇异后，这个女人才可能会承认他们是人类。女人猜测，那个金发女子一定是个法力高强的动物召唤者，老马穆特必定了解她与生俱来的对动物的控制力。她边上的男人估计也和她一样。在之后的夏季大会上，这两人将成为有趣的谈资，人们必将对他们的事津津乐道。相比动物能被人驯服这个说法，魔法的召唤则更能令人信服。

显然他们意见相左。那个女人很不安，她认为这些陌生人打扰了她。但当她仔细想想后，她承认自己是因为害怕而不安。她不喜欢与神秘的力量正面接触。不过她对这事没有决定权。此时，那个男人说话了。

“河流在此地交汇，很适合扎营。我们过去曾在这儿狩猎，收获颇丰，而现在

正有一大群鹿朝这里移动,估计几天之后就会到达。我们不介意你们在附近扎营并和我们一起打猎。”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乔达拉说,“今晚我们可能会在附近扎营,但明早我们就要动身了。”

“那么,以穆特之名,请你们至少今晚和明早与我们一起用餐。”他们的首领谨慎地表示欢迎,乔达拉还以为他会更慷慨一些。

与他和他弟弟一起步行游历时感受到的陌生人的热情欢迎不同,乔达拉能感觉到男人的好意是带着戒心的。那些人虽然以圣母的名义致意,但他们内心是想邀请他俩同他们待在一起,并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虽然邀请暴露了他们的戒心,但至少乔达拉和爱拉不再被梭镖威胁了。

“以大地母亲的名义,我们非常乐意和你们共进晚餐,但我们得先安营。”乔达拉回答,“之后我们会尽快离开这里。”

“你们急着去哪儿?”首领不解地追问。

马穆塔人的直率依然令乔达拉惊愕不已。尽管他同马穆塔人曾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但陌生人的直率还是让他不太舒服。在乔达拉看来,这种行为几乎等于不礼貌,而且显得不成熟——既不微妙也不委婉的说话完全体现不出一个成年人的深思熟虑。

不过乔达拉知道,在马穆塔人中间,直率坦诚是可取的,神神秘秘的才是可疑的。尽管他们的说话方式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直接,话语也很微妙,但在马穆塔人看来,自己首领坦诚的好奇是无可非议的。

“我要回家,”乔达拉答道,“而且要带着这个女人一起回去。”

“那晚一两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家在遥远的西边,我已经离开……”乔达拉在心里默算了一下,“四年了。我们回去还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前提是一切顺利。我们还是得经过很多危险之处,比如河流和冰川,而我不想在不合适的季节经过这些地方。”

“西边?但你们好像是在往南走。”

“是的,我们正在朝大海和大母亲河走。我们准备逆流而上。”

“多年前,我的堂兄曾去过西方做生意。他说那儿有些人住在一条河的附近,他们也称那条河为大母亲河。”那个男人说,“应该是同一条河。他们也是从这里往西走的。但这要取决于你想逆流上行的距离,不过,在冰川的南方有一条通道,位于西方群山的北边,如果走那条路的话,你的行程或许会缩短很多。”

“塔鲁特曾经告诉过我那条路,但没人能确定是同一条河。万一它不是,我们还得再千辛万苦去寻那条正确的河。再说我曾经走过南方那条路。另外,我和那些傍水而居的人们有亲戚关系。我的兄弟娶了一个沙拉穆多女人,我也曾经在他們那里生活过。我还想再见他们一次,毕竟以后想再见到他们也不大可能了。”

“我们与那些人做生意往来……我听说过他们的事,也知道有个马穆塔女

人和他们生活过。我还听说是两兄弟，现在我想起来了。沙拉穆多有着特别的婚礼风俗。但根据我的回忆，她和她的配偶正打算和另一对夫妻会合。他们传话过来，邀请愿意前往的马穆塔亲戚。有些人去了，后来又有几个人回来了。”

“那是我的弟弟索诺兰。”乔达拉很高兴这些话证实了他先前所言，尽管每次提起他弟弟时，他都会心痛，“那是他的婚礼。他和杰塔米结了婚，而且他俩又同马肯诺和索莉结成为了交叉配偶。索莉就是第一个教我马穆塔语的人。”

“索莉是我的一个远亲，而你就是她其中一个配偶的兄弟？”那个男人又对他姐姐说，“瑟瑞，他是我们的亲戚，我想咱们必须得欢迎他们。”没等她回答，他就说，“我叫鲁坦，是隼营的首领。我们以圣母穆特的名义，邀请你们。”

虽然那个女人有几件事想在私下里同他谈，但她现在只得同她的兄弟一起向他们表示欢迎，因为她不想让兄弟难堪。“我是瑟瑞，是隼营的女首领。我以圣母的名义欢迎你们来这里。我们也参加夏季大会，我们在大会上叫做羽草营。”

乔达拉曾经历过比这更热情的欢迎，他轻易就能觉察出他们的有所保留。她说“这里”欢迎他们，而且也仅限于此，而这里只不过是临时居住地。他知道羽草营的活动范围包括任意一处夏季狩猎营地。马穆塔人在冬季是定居在一处的，而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一样居住在营地或村落之中。这些营地或村落由几个或大或小的半地窖式地屋组成，可供他们长久居住，他们称其为隼营。而她并没有欢迎他们到那儿去。

“我是来自泽兰达尼的乔达拉。我们称大地的母亲为多尼，在此我以多尼的名义向你致敬。”

“在马穆特的帐篷里我们确实还有些地方，”瑟瑞说道，“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安置这些动物。”

“如果你不介意，”出于礼貌，乔达拉说，“我们还是在附近自己支帐篷吧，这样比较方便。多谢你的好意了，可是我们的马需要吃草，它们认识我们的帐篷，出去吃完草会自己回来。但如果住进你们的营里，它们可能会不习惯。”

“那好吧。”瑟瑞松了口气——否则她也会不习惯马儿们的存在的。

爱拉意识到她也应该问候他们。沃夫也不那么紧张了，逐渐放松了戒备。爱拉试探性地松开了它。她想她也不能总是坐在这儿搂着它。爱拉站起来时，它扑到她身上，但爱拉马上示意它伏在地上。

鲁坦向她表示了欢迎，不过他既没有伸出双手，也没有让她靠近。她也同样礼貌地作出了回应，“我是马穆塔人爱拉，”她补充说道，“我属于猛犸火塘。我以穆特的名义向你致敬。”

瑟瑞向她表示了欢迎，但正像她对乔达拉说的，也仅限于此地。爱拉也作出了回应。爱拉本来希望对方能够更友好些，可是她想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野生动物会自愿和人一起旅行”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如塔鲁特一样乐于发现新奇，他们感到恐惧是很正常的。想到这里，爱拉突然悲痛不

已——失去了来自狮营的爱，她的心仿佛空了一大块。

爱拉对乔达拉说：“沃夫已经不那么警惕了，有我在它应该不敢乱来，不过当它在营地附近的时候，我想还是得拿什么来拴住它，防止它待会儿攻击其他人。”她用的是泽兰达尼语，虽然她想说什么穆塔语，但她明白在这个营附近还是少说马穆塔语为妙，“你不是给雷瑟做了一条缰绳嘛，我筐里有很多类似的绳索和皮带，应该能用。我得教教它不随便驱赶陌生人，还有不乱跑。”

沃夫肯定已经明白举起梭镖的含义是威胁。爱拉不能因为沃夫想要保卫队伍而责备它。对于沃夫，陌生人就像陌生的狼一样，但它不可以扑向他们在途中可能遇见的所有陌生人。它似乎不太能接受这一点。于是爱拉不得不教会它控制自己，以更大的自制力去面对陌生的人类。当她想到这一点时，爱拉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可以理解一头狼能够服从一个女人的意志，或者一匹马肯让人骑在自己的背上。

“你们留在这儿，我去拿绳子。”乔达拉说。虽然雷瑟已经平静下来，但乔达拉在威尼的驮筐中找绳子的时候手中还是紧紧攥着缰绳。这个营地已经减少了对他们的敌意，还相对放下了戒心。从他们眼神中乔达拉可以看出，他们的好奇心似乎已经取代了之前的恐惧。

威尼也平静下来了，乔达拉一边在它的驮筐中找绳子，一边和它亲昵地说话，轻柔地抚摸它。虽然他喜欢雷瑟高昂的情绪，但他更欣赏这四匹马的健硕体格，也更钦佩它的沉着和耐心，而且它还能安抚雷瑟这四小公马。他把雷瑟的缰绳拴在了捆绑母马驮筐的带子上。乔达拉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需要用笼头和缰绳去控制雷瑟，就像爱拉对待威尼那样。但每当他骑在这四马上时，马令人惊讶的敏感度总是令他头疼。他正努力把它训练成一匹好坐骑，开始通过身体的压力和姿势引导它。

爱拉带着沃夫来到母马的另一方。乔达拉一边把绳子交给她一边悄声说：“爱拉，现在天还很早，咱们其实不用待在这儿，完全可以在这条河边或者别的地方另外扎营。”

“但在这里也不赖，可以让沃夫习惯与人类相处，尤其是一些陌生人。虽然他们不太友好，但我不介意同他们接触一下。乔达拉，他们是马穆塔人，是我的族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马穆塔人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夏季大会，我们或许可以让他们帮忙给狮营带个口信。”

爱拉和乔达拉在支流上游距离羽草营不太远的地方支起了帐篷。他们卸下了马背上的物品，让马儿们去吃草。当马儿离开营地时，爱拉目送着它们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雾中，感到了一丝忧虑。

一直以来他们都沿大河右岸前进，始终与大河保持距离。这条河大体朝南，蜿蜒流淌，在平坦的大草原上刻下弯弯的深沟。对于旅行者来说，河谷上方的大草原上更加平缓开阔，但即使是开阔地带也会受到狂风、烈日和暴雨无休止的

侵袭。

爱拉一边解开卧具一边问：“这是塔鲁特提到过的那条河吗？”

乔达拉从一只驮筐中取出一块又大又平、刻有记号的猛犸象牙。他仰起头望了望散落着耀眼星光的漆黑天空，又远眺了一会儿逐渐模糊的地平线。夜幕已经迫近，他的辨别力不能派上用场。

“爱拉，目前我还不能确定。”乔达拉收起地图，“我看不见任何熟悉的地形标志，而且，我一直习惯用双腿来判断路程远近。可我和雷瑟的步幅是不同的，所以真说不准。”

“真的还需要一年才能到你的家吗？”爱拉说。

“不一定。这得看咱们是不是走对了路，路上有多少障碍，我们休息的间隔。如果咱们能在明年此时回到泽兰达尼，运气就算很不错了。咱们现在甚至没看到大母亲河的尽头。咱们得一直沿河走下去，直到越过河源的冰川。”说到这里，乔达拉原本明亮的大眼变得黯淡，还蹙起了眉头。

“爱拉，我们得穿过几条大河，可我最担心的还是那片冰川。咱们必须得在它被冻结实时翻越它，这意味着咱们要在春季之前赶到那里，但现在一切都难以预料。强大的南风能在一天之内令冰川消融，它会变得像朽木一样容易断裂。冰体一旦出现宽的裂缝就会崩塌，接着细流甚至是雪水汇成的河流就会在川上涌流，也许会流向深不可测的冰窟然后逐渐消失。到那时穿越冰川会变得非常危险，可能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故。虽然现在还是夏天，离冬天尚还遥远，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艰难的旅途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爱拉点了点头。实际上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计算剩下的路到底有多长，或者路上可能会遭遇什么。她也没有闲心去担忧乔达拉的族人是否会像马穆塔人一样接受她。最好的办法是过一天算一天，最多提前一两天做计划。

“风能停下来就好啦。”爱拉说。

“我也吃够了沙子，”乔达拉说，“咱们为何不去拜访一下邻居们？看看能不能找些吃的填饱肚子。”

他们带着沃夫去了羽草营。不过爱拉一直让它待在自己身边。他们加入了一群围着火堆的人，火堆上方正吊着一块大腿肉，烤得滋滋作响。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开始谈话，但没多久好奇心逐渐变成了浓烈的兴趣，活跃的交谈也代替了恐惧的保守。居住在冰缘地带的人们极少能见到新面孔，这次偶遇带来的兴奋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隼营的议论话题。爱拉很快交了几个朋友，尤其同一位年轻妇女很是投缘。这个少妇总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小女孩刚学会坐着，很喜欢咯咯笑，大家都很喜欢她，沃夫也一样。

年轻的母亲一开始由于看到这只野兽热切地注意着自己的女儿，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当它殷勤地舔着女孩，把女孩逗得咯咯大笑时；当她抓住它的毛，而它却依然温柔地有所克制时，母亲和在场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其他孩子也纷纷想来抚摸它。很快沃夫就同他们玩了起来。爱拉解释说沃夫从小便同狮营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长大，可能有些想念他们了。沃夫总是对弱小的一方很温和，它似乎能将孩童无意的热情揉捏和好孩子故意拉它尾巴或扯它耳朵区分得一清二楚。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会耐心容忍，而对后一种情况，它则会发出警告的嗥叫，或者在不伤害他们的前提下轻咬一口以示警告。

在乔达拉提起他们最近才离开夏季大会的时候，鲁坦告诉他们，修缮地屋耽搁了他们起程，否则他们已经到那儿了。在向乔达拉打听旅行和雷瑟时，边上的人都静静听着，他们似乎不太愿意询问爱拉，而爱拉也从不主动开口。虽然那个马穆特可能想同她私下里讨论一些隐秘的事情，可她更乐意同营里的人待在一起。当他们走回帐篷时，那个女首领表现出了更加放松和友好的态度。爱拉还请她在参加夏季大会时顺便向狮营转达她的爱和问候。

那天夜里，爱拉辗转反侧，睡意迟迟不肯降临。但她很高兴，因为那些曾经不友好的人们消除了对陌生或未知事物的恐惧，不但对他们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很乐意向他们学习。她由此意识到，与这几个非同寻常的伙伴一道旅行，很可能激起在途中遇见的任何陌生人的强烈反应。她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旅途远比她想象中的艰难。

2

第二天一大清早，乔达拉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起程。但爱拉却想在离别前回到羽草营，跟新结交的朋友作个告别。乔达拉开始变得不耐烦，因为爱拉作别的时间太长了。当他们最终离开时，已是正午时分。

一望无际的草原平缓地起伏着，自从离开夏季大会，他们就一直在上面行走，但这片草原的海拔却渐渐抬高了。支流发源于高地，但湍急的水流比主干都要汹涌，在大风筛过的黄土大地上劈开一条深邃的河沟。尽管乔达拉一心向南，却被迫西行，接着又转往西北。他们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渡河地点。

偏离计划的路线越多，乔达拉就变得越烦躁。他在心中反复质疑着自己的决定。如果往西北走，渡河或许容易得多。他并不熟悉那条路，但如果它确实要近得多，或许他们当初就该选择走那条路。他告诫自己，只要能到达大母亲河的源头，在春季来临前到达遥远西部的冰川高原，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这就意味着要放弃见沙拉穆多人的最后机会。不过，这真的重要吗？他也承认自己很想见他们。他既想早日平安到达，也很想念家人朋友。他很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

爱拉打断了他的沉思。“我觉得可以从这儿过去。”她说，“看起来比较容易。”

这里是河流的一个弯曲处。他们停下来观察起周围的环境。这里的水流很湍急，在河湾的外侧冲出了陡峭的河岸。在对岸，淤泥逐渐抬升，成为一片结实狭窄的灰土滩，上面灌木丛生。

“你觉得马能从这儿下去吗？”

“应该没有问题。这条河的最深处肯定离这儿不远，估计就在对岸。如果咱俩也一起游过去，或许会好一些。”爱拉说完，注意到乔达拉似乎不太高兴，“如果不是太深，咱俩也可以骑马过去，不过我讨厌弄湿衣服。”

他们策马跃下陡峭的河岸。马蹄掠过河岸上泥土的微粒，跳入急流，溅起水花，并被冲向下游。河水比爱拉意料的要深得多。一时间马儿们一阵恐慌，但随后就适应了新环境，开始逆流而上，游向对岸平缓的河滩。上岸后，爱拉开始寻找沃夫。她一回头，看见它仍在高耸的岸边，悲哀地嗥叫，来回跑动。

“它不敢跳下来。”乔达拉说。

“过来，沃夫，”爱拉喊道，“你能游过来的。”可沃夫只是夹着尾巴哀嚎。

“它到底怎么了？又不是没过过河。”行程再次耽搁，乔达拉感到十分心烦。他本想抓紧赶路的，但总是不顺利。

他们出发时就已经太晚，又被迫向西和向北绕了冤枉路，现在沃夫又不肯过河。他突然想到应该停歇一下，检查驮筐里的东西。虽然驮筐编织紧密，基本不会透水，但毕竟被水浸泡过了，而且他的衣服已经湿透。天色渐晚，空气逐渐变得冰冷，他觉得该换身衣服了。夏季时，白天虽然足够温暖，但晚风却带来了冰川上的刺骨寒气。北方的冰川使得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充斥着寒冷，只是冰川边缘的草原更明显而已。

如果时间还早，他们完全可以穿着湿衣服，让太阳和暖风弄干衣物。总之，他打算向南进发。他们仍有可能赶上之前落下的路程，只是有个前提——他们必须现在就出发。

“它从未遇过如此湍急的河。它只能跳进河去，难免会害怕。”爱拉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要是我无法劝它跳下来，我就得回去接它。”她答道。

“爱拉，我确信，只要咱们骑马继续向前走，它一定会马上跟上的。要是今天咱们还打算继续赶路，就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看到爱拉脸色大变，乔达拉恨不得马上收回刚才的话。

“难道你愿意被抛在后面？它以前从未跳过河，所以会害怕，你为什么要那样说？”

“爱拉，我的意思是……它毕竟是一头狼，不会那么胆小的。如果它实在没跟上，咱们再回来接它就是。我并不是说要把它丢在这里。”

“不劳烦你了，我现在就去。”爱拉说完，转身驾着威尼进入河里。

沃夫仍在哀嚎。当马再次跃入急流时，爱拉远远呼唤着沃夫，让它别害怕。

到了河心的位置，威尼突然感到脚下土地有些虚空。它慌了神地嘶鸣起来，试图重新找到踏实的落脚点。

“沃夫！到这儿来！只是很多水而已。快跳吧沃夫！”爱拉大喊，试图劝惊恐不已的小家伙跳进打着旋涡的激流。当她滑下马背，正打算游向对岸时，沃夫终于鼓足勇气跳进河里，奋力朝她游了过来。“好样的，沃夫！”

威尼转过身去，准备返回河岸。爱拉一手搂着小狼，另一只手尽力去够威尼。乔达拉早已跳进河里，站在齐胸深的水中。他先把母马牵上岸，然后朝爱拉游来。终于所有人平安到了岸上。

“咱们最好抓紧时间出发，别耽误了你的时间。”爱拉气喘吁吁，准备骑上威尼，眼睛仍泛着愤怒的光。

“不，”乔达拉拦在马前，“先换下湿衣服吧。而且咱们还得把马和狼身上的水弄干。今天咱们已经走得够远了，要不今晚就在这里扎营吧。我用了四年时间才来到这里，我可不怕再用四年回到家乡。我只希望你能平安，爱拉。”

爱拉看着他。深蓝色的眼睛满是关爱，消除了她最后一点怒气。他低头看她，吻了上来，让爱拉回忆起他们初次接吻时的美妙感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同他一起返回家乡，她就暗自欣喜。她对她的爱超越了语言，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过后。

当她再次跳进河里的时候，他深深地为她担心；而现在，他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他爱她胜过其他任何人。在遇见爱拉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够爱得这么深。他曾经差点儿失去她。他曾经确信她打算同那个长着一双笑眼的黑皮肤男人在一起，他甚至都无法忍受可能再次失去她的想法。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匹马、一头狼。他们站在无垠的冰冻草原上，在这片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土地上，计划着一次横跨陆地的旅程。他害怕会有不测降临到她头上。一想到这个，他就心跳加速无法呼吸。他希望自己能永远这样拥抱着她。

“沃夫，放下它！”爱拉突然喊道。她冲过去，从沃夫的嘴里夺下一个包裹。“我还以为你已经不会碰皮革了。”她刚放下，小狼又淘气地叼起了包裹，还来回晃动脑袋，低低地咆哮着。爱拉严厉说道：“放下！”然后使劲挥手，好像要打它似的。沃夫听令只得夹住尾巴，听话地向她走来，把包裹放在她的脚边，然后撒娇似的叫了两声。

“这是第二次了，”爱拉说着，捡起了包裹，“它很清楚不能再咬这些东西，但它就是无法抗拒皮革的气味。”

乔达拉走了过来。“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叫它放下时，它会乖乖放下，可是要是你不在这儿，谁能指挥得了它？你总不能一直盯着它吧……这是什么？我怎么不记得以前见过这个东西。”他疑惑地看着那一包东西。那个包裹用软皮裹得严严实实的。

爱拉脸红了，赶紧夺过包裹。“……就是我从狮营带来的一点东西……”说完，她马上把包裹塞进了驮筐底部。

乔达拉很是不解。他们两个已经精简了行李，只带了必需品上路。这个包裹个头不算小，有一件外套那么大了。爱拉为什么要带上这个东西？

“沃夫！放下！”

乔达拉看到爱拉又去追赶那头小狼，忍俊不禁。他虽不能肯定，但总觉得沃夫似乎在故意同爱拉开玩笑，让她同自己玩耍。它正叼着她的一只鞋，一只类似于鹿皮鞋的脚套。当地面结冰或者湿冷的时候，她就会穿上这种鞋。

“我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爱拉一边朝乔达拉走来，一边气鼓鼓地说。她手里拿着夺下的鞋子，严厉地瞪着沃夫。沃夫似乎悔悟了，伏在她的脚下，可怜巴巴地哀叫着，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顽皮。其实它知道她喜欢自己。等她气消了，它又会高兴地满地打滚，嗥叫着逗她再和自己玩耍。

虽然体形上接近成年，但沃夫仍是头幼狼。皮毛似乎是普通的灰黄，细看可以发现其实是红、白、褐、黑四色混合的效果。这种颜色很有隐蔽性，不容易被人发现，很轻易就能隐藏进灌木草丛、土地、岩石和雪地之中。不过它母亲的毛色却是黑的。

母狼非同寻常的颜色激起了狼群中头狼和其他母狼的不满。母狼饱受欺负，最终被驱逐出群。它独自游荡，在别的狼群的边缘地带艰难求生，直到它找到另一头孤狼。那是一头因失势而离群的老公狼。在一段时间里，两头狼很和谐。母狼力量惊人，公狼则经验丰富，它俩甚至得到了一小块领地。或许是天性使然，母狼在冬季发情了，这很反常。年老的公狼并没有拒绝，母狼便主动和公狼交配了。

令人难过的是，公狼的身子骨已无法抵御冰原上的又一波寒冷。它没支撑多久便一命呜呼了。这对母狼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一个严冬里，它被迫独自产仔。自然环境不会同情离群的孤兽，季节的轮回就是对它们的考验。在暗褐色的土地上，黑色的母狼非常显眼，很容易就能被猎物发现。没有配偶也没有亲友帮忙喂养，母狼和初生的狼崽相依为命。没有足够的食物，母狼一天天衰弱，孩子也一只接一只地夭折，直到留下了最后一只。

爱拉很了解狼。从第一次狩猎开始，她就开始了观察研究。在她杀死那头企图抢走雪貂的狼时，她不知道那是头正在哺乳的母狼。因为当时并不是动物繁衍的季节。当她试图夺回雪貂时，狼反常地袭击了她，她出于自卫才杀死了它。在检查狼的尸体时，她意识到了这是一头被狼群驱逐的孤狼，不禁产生了怜惜之情，遂决定要找到失去了母亲的幼崽。她按母狼的足迹找到了狼窝，爬进去后发现一只小家伙。它还没断奶，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于是她把狼崽带回了狮营。

所有人都对爱拉的狼崽大吃一惊。但后来，人们知道她对动物有特别的吸

引力,于是渐渐习惯了她的马和小狼。只是他们始终对小狼充满好奇,不知道爱拉将会怎样对待它。对很多人来说,她能把它养大并驯服它实在是个奇迹。乔达拉仍旧对这头野兽类似人的智慧惊讶不已。

“爱拉,我想它是在跟你玩。”乔达拉说道。

她故作严厉地看了眼沃夫,终于忍不住笑了,这使得它又仰起头,尾巴充满期待地拍打地面。“也许吧,可我没法阻止它乱咬东西,”她看着那只被嚼烂了的鞋子,无可奈何地说,“干脆把鞋子送它好了。现在它也许对我们的其他东西不会再有兴趣了。”她把鞋扔给沃夫。沃夫跳起来在半空中叼住了。那一刻乔达拉几乎可以看见沃夫笑了。

“咱们最好赶紧收拾。”他突然回想起昨天他们并未走多远。

爱拉把手挡在眉骨上眺望四周。东边旭日当空,威尼和雷瑟正在河流转弯处吃草。她吹了个响亮的口哨。母马应声抬头,嘶叫着朝爱拉奔了过来,年轻的小公马紧随其后。

他们拆下帐篷,打包好行李,放好驮筐,准备起程。这时,乔达拉决定把搭帐篷的支柱放到一个驮筐里,把他的梭镖放到另一个里去,以保持两侧的平衡。爱拉靠在威尼身上等乔达拉。她和威尼都很喜欢这样的姿势。当她独自生活在富饶且空荡的山谷时,小母马就成了她唯一的伙伴,自那时起,她俩便亲密无间。

那时,她已打猎多年,不过还只是用弹石带。她的猎物通常是食肉动物,这些动物和她争夺甚至偷走她的猎物。她用梭镖杀死了威尼的妈妈,那是她第一次使用梭镖捕猎成功。

在家族里,那可以算是她的处女杀,当然这得在她是个男孩且被允许用梭镖打猎的前提下;作为女性,如果使用梭镖,她甚至会被剥夺生存的权利。可是,杀死那匹马也是她出于生计才迫不得已,尽管她并没有故意让一匹正在哺乳的母马掉进陷阱。当她注意到小马的存在时,内疚不已,十分地自责,因为她知道,没有了母亲,它也活不下去了。但当时她并没想收留小马,因为没有先例。

但看到鬣狗追赶幼马时,又勾起了她对这种动物的仇恨——她想起了那只企图拖走奥茄孩子的鬣狗。爱拉对这种动物恨之入骨,虽然它们其实并不比其他食肉和食腐动物恶劣,但对爱拉来说,它们就意味着残忍、邪恶和丑陋。于是出于本能,她朝鬣狗发射了弹石,同上次一样,飞石一击即中。

爱拉把狼崽当成了小孩一般疼爱,这种感情与她对威尼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威尼与她分担孤单,和她的亲密达到了两种不同生物间所能达到的极限。她们相互了解而且熟悉,同时非常信任对方。母马不仅是动物,更是宠物,是爱拉钟爱的伙伴。威尼已经成了她的朋友,是她在长久的独身岁月里唯一的安慰。

在等待乔达拉时,沃夫一直在淘气地嚼着爱拉的鞋子,她希望自己有法子能改变它这个乱咬东西的坏习惯。不经意间,她注意到在扎营的地方长有一